

欧洲对恐袭束手无策吗?

在不少媒体的描述中,欧洲最近两三年来一直饱受恐怖袭击之痛,但苦无良策。恐袭依然频发,有人甚至“谈欧色变”。

欧洲当前安全形势到底如何?恐袭频发对日常生活和大众心理造成哪些影响?欧洲反恐出路何在?

士兵警察多了起来

记者日前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和法国巴黎街头采访时,最直观感受是全副武装的士兵和警察多了起来。

在去年3月遭遇恐袭的布鲁塞尔扎芬特姆国际机场,荷枪实弹的士兵两人一组来回巡逻,警惕性非常高。机场出发大厅入口处,也有荷枪实弹的士兵和警察一同执勤。在布鲁塞尔市中心一些人流密集的景点、主要街道,也能看到士兵分两三人一组巡逻。

虽然士兵和警察的出现带来一些紧张气氛,提醒人们恐袭威胁依然存在,但总体来说,当地人和游客的安全感很高。媒体报道与真实感受存在差距,恐怖气氛很大程度上被渲染和夸大。欧洲远未到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地步。

在布鲁塞尔和巴黎的主要景点,游人依旧熙熙攘攘。在欧盟总



在布鲁塞尔扎芬特姆国际机场,一名士兵正在执勤。

部旁的“五十年官”公园内,一场夏季音乐会照常举行,吸引大批观众,只是入口处多了一道安检。安检人员要求背包者开包检查。无论是在布鲁塞尔和巴黎乘坐地铁,还是搭乘两个城市之间的高铁,目前仍不需要接受安检。

应对措施逐渐奏效

身处欧洲当地,似乎难以感受到恐怖主义的沉重气氛。但在曾经发生恐袭的布鲁塞尔扎芬特姆国际机场、马埃勒贝克地铁站、

巴黎《查理周刊》原办公楼、巴塔克兰剧院等地,一张张悼念恐怖袭击遇难者的铭牌提醒人们血案曾经发生。

最近两三年,欧洲各国面对接连发生的恐怖袭击,已经采取或正在酝酿各种防范措施,涉及情报搜集、边境管控、公共场所安保、枪支管控、重点人群监控和互联网反恐等多个方面。

例如,法国近日出台法令,禁止网民浏览宣扬恐怖主义的网站。任何人登录这类网站将被判处两年监禁和3万欧元罚款。此外,法国政府自2015年起要求关停宣传恐怖主义的网站。

从实际效果来看,欧洲在反恐方面的努力并没有白费,正在发挥一定的作用。

一是“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近期未能在欧洲发动大规模袭击。欧洲近期发生的恐怖袭击多是个人所为,手段简单粗暴,造成的伤亡不大,主要目的在于制造恐怖氛围,达到宣传目的。

二是虽然恐怖袭击依然在欧洲发生,但与此同时,更多的恐怖袭击图谋被挫败。例如,英国警方今年3月宣布,自2013年6月以来,已成功挫败13起针对英国的恐怖袭击图谋。

法国内政部长科隆7月6日

说,法国今年以来已挫败7起恐怖袭击图谋。

这些显然表明,英法等国家的情报和反恐体系在有效运转,发挥作用。

难以百分之百防范

虽然欧洲采取各项措施,但中短期来看,对于恐怖袭击依然难以做到百分之百的防范。这主要是因为恐怖主义活动在欧洲呈现新的特点,很多“独狼”从未去过阿富汗、利比亚、叙利亚或伊拉克,也从未与恐怖组织有过接触,而是受互联网上极端主义宣传的蛊惑。

传统的情报机构更习惯于追踪大型恐怖组织、大规模资金流动等,并不善于在短期内追踪“独狼”活动轨迹。

目前,欧洲国家正就此采取应对措施,特别是在互联网反恐领域。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表示,恐怖信息只要在社交媒体上出现两个小时,半数受恐怖主义思想影响的人就会看到,而互联网运营商只能在48小时之内删除帖文,最快也要24小时内,这个时间太长了。今年6月,法国和英国宣布,将实施新的共同反恐计划。

据新华国际头条

“李家内斗”正变成新加坡国家危机?



震惊新加坡的“李家内斗”风波持续发酵。上周末,新加坡出现针对总理李显龙的示威集会,示威者打出“新加坡属于新加坡人民,而不是李家”的标语,要求对李显龙进行独立调查。

这场引爆新加坡的“李家内斗”风波已经持续一个多月。6月14日,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的女儿李玮玲和次子李显扬突然发表联合声明,指责兄长李显龙滥权,并意图阻挠他们履行父亲的遗愿,拆除位于欧思礼路38号的光耀故居。此后,风波愈演愈烈,李玮玲和李显扬质疑李显龙试图利用父亲影响力“建立王朝”,双方第三代家族成员也被卷入其中。本月初,李显龙破天荒在国会辩论中答复议员的质疑。7月6日,李玮玲和李显扬发表声明,首次表示愿意私下解决纷争。

15日,李显扬的长子李绳武就李光耀故居争端在脸书上发文,表明李家纷争远未结束。李绳武在他的脸书账号上链接了一篇《华尔街日报》的文章,称此文为这起“政治危机”提供了很好简述。他还说:“记住,新加坡政府非常好打官司,并有一个顺从的法院系统。国际媒体通常能够报道的内容也因之受到限制。”

李绳武提到的文章发表于14日,题目是“新加坡,一个有序统治的典范被痛苦的家族纷争晃动”。文章称,新加坡这个富裕的亚洲城市国家向以井然有序闻名,几十年来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事业有成的家族所统治。现在,这个让新加坡成为全球效率和管控榜样的家族,却因一栋百年老宅而大闹内讧。

新加坡通讯及新闻部兼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徐芳达16日对李绳武在网上对新加坡司法体系的质疑表示失望。他说,李绳武“利用一些外国记者的看法来批评自己的祖父、诋毁新加坡和我们法院的信誉,我对这样的举动,感到失望,这是在尊敬李光耀先生和他的价值观吗?”

本月5日,《纽约时报》在这篇题为“李光耀故居争夺战演变成新加坡国家危机”的文章中称,围绕李光耀故居发生的一起充满怨恨的公开家庭纠纷,破坏了新加坡作为“有序的威权主义”典范的形象,同时也暗示出这个国家的政治未来存在着更深层的分歧。表面看来,这是一场不堪的财产争夺战,但因为这些指控演变成了一场国家危机,令外界质疑这个岛国的治理情况,质疑执政党连续58年统治的基础,以及这个国家选择领导人的方式。

据《环球时报》

扫描

菲前总统阿基诺被控腐败僭权

菲律宾监察专员办公室14日发布声明称,监察专员莫拉莱斯下令就2015年44名菲特警遇害事件,以腐败和“僭越权力”罪名对前总统阿基诺三世提起诉讼。如果罪名成立,腐败罪可判6至15年,僭越权力罪可判6个月至4年。

2015年1月,菲特警潜入南部马京达瑙省马萨帕诺镇,击毙国际恐怖分子祖尔基夫利·本·黑尔,但在撤退时遭武装分子伏击,致死44人。菲监察专员办公室的声明说,莫拉莱斯认为,阿基诺三世明知前警察总长普里斯马因为使用经费不当被停职,依然指派他主导这场反恐任务,阿基诺应当为准许普里斯马参与策划行动而被追究刑事责任。他未能避免让普里斯马指挥行动,因此被控“僭越职权”。

据《环球时报》

尼泊尔与吉布提正式建交

尼泊尔外交部消息,尼泊尔与吉布提15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当地时间15日下午,尼泊尔常驻联合国代表巴特拉伊同吉布提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默罕默德·赛义德·杜阿勒在纽约签署相关文件,宣布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并已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报。由此,尼泊尔的正式建交国达到了147个。

两国代表还对深入发展双边、多边关系交换了意见,同时一致同意,加强合作,为实现和平、发展和共同繁荣而努力。

据中国新闻网

朴槿惠的床难倒青瓦台

韩国前总统朴槿惠虽早已下台,但仍备受媒体关注。近日,朴槿惠的床又上了新闻。

据韩联社17日报道,如何处理朴槿惠用国家预算购买的床,成了困扰青瓦台的一个问题。

今年3月,朴槿惠被罢免后回到私宅,但其之前使用过的床仍存放于青瓦台。因这张床是用国家预算购买,所以朴槿惠不能带走,但青瓦台目前也找不到合

适的处理方法。

报道称,因为是前总统使用过的物品,给青瓦台警卫室使用,过于高级不合适。此外,还考虑到明知这张床被谁睡过,别人无法在上面睡安稳觉的问题。

虽然也商谈了作为二手货出售的方案,不过担心卖不了好价钱。还有意见认为,把前总统使用过的物品卖给普通人不合适。种种原因,这张床暂时还放在青瓦

台接见室旁边的等候室。青瓦台相关人士表示,也许有外部的客人过来或者派得上用场的地方,所以还放置着。

文在寅就职后,青瓦台官邸又运进了新的床。据青瓦台相关人士介绍,新床的费用是韩国第一夫人用私人卡结算的。文在寅曾表示,要像美国一样,自费购买家人的生活用品等。

青瓦台相关人士还表示,以后迎接光华门总统时代,可以将这张床进行展示。正在考虑各种各样的活用方案。

据环球网

政变周年,土耳其与欧盟渐行渐远

废除死刑是土耳其加入欧盟的门槛,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也在媒体提醒埃尔多安,不要试图恢复死刑。埃尔多安的言论,说明土耳其与欧盟的关系不言而喻。

7月15日,是土耳其去年未遂军事政变一周年的日子。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纪念挫败政变一周年的演讲中明确支持对叛乱者恢复死刑,还说要叛乱者的脑袋割下来。总理耶尔德勒姆则认为,去年的7月15日是土耳其的第二次独立战争,其意义不亚于上世纪20年代那场缔造现代土耳其的独立战争。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席容克也在媒体提醒埃尔多安。在未遂政变一周年之际,埃尔多安欲砍下叛国者脑袋的言论。从埃尔多安的言论来看,不是欧盟关闭了土耳其入盟的大门,而是土耳其离开了欧盟的大门。

一年之间,土耳其的政治制度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通过修宪的公投,土耳其从议会制变成了总统制,而去年那场未遂的政变,则无疑加速了土耳其“埃尔多安时代”的来临。

从制度形式来看,土耳其通过非常简单的公投实现了历史性转型。从达乌特奥卢到耶尔德勒姆,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对议会负责的总理向对总统负责的总理的转变。

去年挫败政变之后,意味着埃尔多安的权力到了一个顶点。不过,埃尔多安时代的土耳其,正在终结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之间的共处,或者精英集团与普罗大众的共处。

土耳其模式中内涵了两种不同的力量,即世俗精英与底层穆斯林,只有当两者平衡的时候,土耳其政治经济才是比较稳

定的。埃尔多安领导的正发党从2002年赢得大选之后,也是努力在两种力量中保持平衡——为世俗精英提供安全感,为底层的穆斯林提供公平感,这也是埃尔多安能够长期执政的基础。

然而,这种脆弱的平衡,很容易被权力腐败以及快速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不平衡分配所打破。从2013年的盖齐公园的示威活动开始,这种平衡就被打破了,新生的中产阶级反对公共空间的私有化,反对将公园变成商业中心。而与此同时,埃尔多安家族也暴露出贪腐的问题。

埃尔多安为了获得支持,需要对底层穆斯林以及传统社区进行政治动员,夹杂着宗教信仰的民粹主义力量就这样被释放出来。而去年的政变则大大改变了土耳其社会的性质——敌我的界线再次被激活,革命的激情也随之迸发。从修宪公投到政变周年的纪念活动,土耳其的政治活动越来越呈现非制度化的特征。谁也不知道,埃尔多安时代的土耳其,能否达到凯末尔时代的辉煌?

据《新京报》